

权力·人性·知识分子^①

——阎真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研究述要

黄声波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出版以来就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研究者从作品的主题意蕴、文化内涵、人物形象、权力主题、读者接受以及创作缺失诸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沧浪之水》;主题意蕴;人物形象;权力批判;读者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013-05

Power, Humanity and Intellectuals

——Research Summary of Yan Zhen's Official Novel *Water of the Canglang River*

HUANG Shengbo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Yan Zhen's official novel *Water of the Canglang River*, critics hav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it. Researchers have made deep studies of it from the work's theme suggestions to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images of characters, power motif, readers' acceptance and absence of creation and got striking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Water of the Canglang River*; theme suggestion; images of characters; power criticism; reader acceptance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自200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深受社会不同层面读者的喜爱,得到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书屋》及《理论与创作》等多家刊物组织了对这部作品的专题讨论。迄今为止,这部作品的专题研究论文已近百篇,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学界关注的官场小说之一,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研究涉及到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文化内涵、人物形象、权力主题、读者接受以及创作缺失等诸多方面。

一、主题意蕴与读者接受

阎真曾撰文坦承,《沧浪之水》是一部旨在表现

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精神上遭遇严峻挑战的作品,试图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去抵御金钱霸权的价值依托”,“力图写出普通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逼迫每一个人就范,使他们失去身份,变成一个仅仅活着的个体。”^[1-2]对作品这一主题意蕴,众多论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阐发和评价。齐成民视其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3]汤晨光认为作品表现的是“士人精神的时代性陷落”;^[4]王莉绥说它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挽歌”;^[5]赵敏称其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神曲’”。^[6]邢小利则这样概括它的

① 收稿日期:2010-01-1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时期官场小说研究”(08YBB003);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权力叙事与现代性焦虑——现代性视域下当代官场小说研究”(09C344)
作者简介:黄声波(1965-),男,湖南炎陵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当代文学研究。

意义:“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投降史,也是一部 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史,具有知识分子心路历程或者说是精神病史的价值。”^[7]余三定指出:“《沧浪之水》令人心灵震颤之处,即其特别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写了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人格价值观的摧毁,而且非常真实、生动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逐渐放弃操守、放弃原有的信念和价值观时的复杂而痛苦的心路历程,因此我们说作品写出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崩溃的心灵痛史。”^[8]

《沧浪之水》对当代官场现实反映的真实性,对“官本位”文化对人的灵魂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灵魂戕害的揭露与批判的深刻性,得到批评者的一致认同,被认为达到了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高度,是一部真正的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这方面著名文学批评家雷达颇具代表性,他说:“读阎真的长篇《沧浪之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作者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努力追问迷失者之所以迷失的文化根因,这超出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我以为,当下某些同类小说放到《沧浪之水》面前会显得轻飘。”^[9]孟繁华高度评价了《沧浪之水》对日常生活中“承认的政治”表现的深刻性和尖锐性。他说:“在我看来,小说最值得谈论的,是人与人在对话中被左右与被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危机。”“池大为放弃独善其身的坚守,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更来自他与周围的‘他者’对话过程。他在与马厅长、妻子董柳等人的对话过程中,感觉不到‘承认’,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这是一种深刻的伤害,也是他变化的动因。他不做人生转向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者和卑贱者的形象,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这是小说表现的强迫性认同。”^[10]

钟友循则认为《沧浪之水》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湖湘地域文化风情”的“湘味官场小说”,蕴含着丰富的湖湘文化尤其是湖湘“官文化”信息。作品对当代“湘人”“湘事”“湘情”做了极为生动的描写:“蕴含的深广忧愤,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当代湖湘文化的扶衰起弱当有建言之功”。作品深刻揭示了湖湘“官文化”的真相,它立足于湖湘官场文化的现实,对“官威”的表现,既进行了感性的描述,又进行了理性的概括;对“官学”的表现

既涉及其经验层面,又涉及了它的理论层面;作品还对具有浓郁的湖湘官文化特色的“官德”,从有德、重德、积德三个方面作了全面表现。^[11-13]

《沧浪之水》的出版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极为浓厚的兴趣,郑坚基于心理纾解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沧浪之水》是一部很具阅读快感的小説,任何一个用心的读者都会迅速进入到主人公池大为在官场与人世‘成长’故事中。”“小说替读者实现了某种沉积的情绪的宣泄和释放……这些无法言说的郁闷却在对《沧浪之水》的阅读中寻到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暂时解脱与克服,所以我们说这是一部很具阅读快感的小説,一部能刺痛世态人情而又在这种刺痛之余缓解积郁的虚无感的小説。”他说,虽然不是人人都在官场,但人人都在权力的压力下生活,所以这种情绪可能是十分普遍的。^[14]阎晶明指出,池大为“是一个行动与精神不断撕扯又相互交融的复杂组合,他的人格上的双重性触及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他说,尽管人格的双重性并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但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更加严重,因而,《沧浪之水》在众多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也就不奇怪了。^[15]谭桂林认为,《沧浪之水》本来就是对知识分子自我评价和定位的时代呼声中一种积极回应,自然能够激起知识分子读者的强烈共鸣。^[16]

二、人物形象与时代意义

《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为无疑是近年来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官员知识分子形象之一,被视为当代“知识分子之死”的代表,成为众多研究文章关注的焦点。有论者指出:“池大为的命运代表了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及走向,他的抗争与坚守秉承的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特立独行、持正守中的优良传统;他的妥协与悖离则昭示出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徘徊不定、软弱无力的一面。”^[17]“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池大为,是一个行动与精神不断撕扯又相互交融的复杂组合,他的人格上的双重性触及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14]

《沧浪之水》所展示的池大为人生经历被赋予的深远的时代意义,在诸多论者看来,就像“一扇透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窗子,或者思索的窗子。”^[18]“20 世纪最后一段日子里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悸动、理性的茫然、文化的尴尬、人格的失落,尽现其中,而知识分子悸动中的抚摸、茫然后的探询、尴尬

时的自审与失落中的挣扎,也在小说中曲尽其致。”^[16]“《沧浪之水》令人心灵震颤之处,即其特别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写了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人格价值观的摧毁,而且非常真实、生动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逐渐放弃操守、放弃原有的信念和价值观时的复杂而痛苦的心路历程,因此我们说作品写出了知识分子价值观崩溃的心灵痛史。”^[8]

不少论者在分析池大为形象时,质疑池大为所秉持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和精神资源的有效性,孙德喜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对于当今社会各种现象的困惑与批判,池大为是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的,这就不能不带有一定偏见。在传统文化中,金钱与欲望总是被否定的,甚至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藪,权力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因而君子总是淡泊名利,远离权力的……由于传统文化的遮蔽,他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作为现代社会特点的个人化时代。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池大为凭借着传统的人文精神来与世俗抗争,真有点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味道。”其结果就是,“当池大为在残酷的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在价值观转型的阵痛中终于明白传统的文人操守和身负天下的理想是如此的苍白无力。”^[19]

与此相关,汤晨光则认为阎真“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文化构成的西方因素,池大为呈现的主要是中国式的清高自尊的文人心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只能从中国的传统中汲取资源,从“五四”前后崛起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文化已经有了较直接完整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知识文化结构更是开放多元,西方的成分很大。”^[20]杜兴、黄忠顺也指出:“没有理由断定民族传统精神资源失效后,现代知识分子就没有奶水喝了,就没有内在的精神撑托了。”^[21]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论者指出,作者将池大为的精神蜕变全部归咎于时代环境,并用逼真的细节和缜密的思辨论证这一蜕变的必然性,对池大为堕落给予了过多的同情,这一形象处理方式值得商榷:“毕竟,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有着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在被动适应外界力量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改造着世界。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理性和信念的力量。”^[22]“沧浪之水清也好浊也罢,其实无关于濯纓或濯足,所谓的‘沧浪之水’,不过是一个可供堕落的缘由而已。《沧浪之水》未曾

走出这样的精神误区,因而对池大为给予了过分的体谅与同情。”“合理的追逐利益并不影响精神的高洁,那种守穷固困的做法不能作为现代人格的高尚典范。但承认私利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唯利主义。”^[21]

这一形象处理方式之所以遭到众多批评者的质疑,汤晨光认为与作者叙事立场的含混暧昧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和作者过分重叠,以及作者的许多思想并不适合通过小说主人公来表现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作者和人物在精神上立场上的过分一致使他对池大为更多的是同情,更多是感到无奈和悲凉,批判确实是没有的。”“阎真在面对池大为和他的环境的时候,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根本没有为他设计其他可能性。”^[20]钟友循也认为,阎真的模糊姿态与暧昧立场所造成的叙事裂缝,给了这一部分接受者为池大为的堕落进行强力辩护的可乘之机,他直言“我与阎真的终极愿望是一致的;但我不喜欢他的软弱与妥协,和这种软弱与妥协所披上的‘客观、写实’的外衣。”^[23]

一些论者把池大为与当代文学中其他一些知识者形象作了比较分析,以解释其历史因缘和独特个性。王吉鹏、董毛毛提出“池大为作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再次演绎了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悲剧,从池大为的精神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等精神基因的存在。”他们都“是时代觉醒中的孤独苦闷的彷徨者形象。”^[24]王金霞认为池大为与贾平凹《废都》中主人公庄之蝶这两个当代知识者形象之间,存在着互文性的关系,“两部力作及其主人公庄之蝶和池大为,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蜕变做了极其生动的注解。对照起来阅读,从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相互指涉、相互补充的互文效果”。^[25]

还有一些论者把池大为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于连和拉斯蒂涅相提并论。李建军说,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表现过“人生幻灭主题”,《沧浪之水》就是叙写这类人的生存境遇与幻灭历程的,“池大为与巴尔扎克等19世纪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属于同一精神谱系。”^[26]

萧元则指出,池大为从“坚守反抗”到“蜕变妥协”的心路历程,类似《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甚至可以说,阎真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的于连”,“二者都是社会转型期迷茫的代表。”^[27]

也有论者注意到了池大为这一形象与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中塑造的高力伟这一知识者形象在精神血脉上的继承和超越关系,认为高力伟代表了中国当代知识者无根的一代,池大为代表的则是中国当代知识者背叛的一代,作者阎真通过二者的心路历程“探索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凸现了知识分子人格问题在知识分子问题中的核心地位。”^[28]

三、权力主题与叙事批评

正如汤晨光所言:“权力主题和知识分子主题是《沧浪之水》并列的两个主题,后者其实是以前者为依托的,没有权力主题,知识分子主题就无法展开,而且将失去意义。”^[20]作品中的权力叙事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齐成民认为:“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正是立足于权、钱的凶险、强悍以及丑陋来展开自己的叙事逻辑的。小说通过池大为的故事展示了知识分子与‘权’之间极为复杂而又奥妙的内在秘密。”“可以说,《沧浪之水》中最主要的角色是‘权’,它微妙、凶险而又大化无形,不可捉摸。小说的一切叙事都可以在此找到逻辑起点或者逻辑归宿。它的故事内外伸缩自如,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自在’。”^[18]岳进运用福柯的权力论对主人公池大为的官场经历进行了分析,试图通过剖析作品中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对人的规训和惩罚,对权力的反抗进行思索,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权力环境下的人生变化。^[29]更多的论者则是结合池大为的人生境遇,分析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精神个性的压迫和腐蚀。汤晨光指出:“在《沧浪之水》中,权力被昭示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虽然被人掌握,其性质却是不由任何人控制的,不管是谁掌了权,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它的性质是不会变化的。小说描写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池大为在这种现实面前的无可奈何和失败感,任何人面对权力只能认识它的本性而入局,与之对抗只能自取灭亡。池大为不想继续倒霉,就走了利用权力的本性从而入局的路。”“在经过生活的一系列的教育后,池大为觉醒了,这个觉醒是权力的觉醒。对他不动声色施以威压的,对他发出致命诱惑的,他抛弃做人的基本准则拼命要抓取的,都是权力,他看透了权力的本性,这是他的觉醒的内核。池大为刚到卫生厅时自命清高,敢于向权力说三道四,权力对他就毫不客气。当他向权力屈膝献媚时,权力也向他露出了微笑。在小说

中,权力虽然无影无形,但它却是真正的主人公,池大为的一切都由它左右。池大为的人生轨迹就是向它靠拢,它对池大为却很是居高临下。”^[20]《沧浪之水》以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腐蚀异化的艺术表现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肯定和赞同。汤晨光认为:“《沧浪之水》的权力研究涉及到权力的各个方面,最大的特点是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性论证了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和合乎情理。权力滋生的各种现象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而权力的本性是由人性决定的,人性不变权性也就不会变。在权力中挖掘和展示人性,用人性看取和诠释权力的思路,保证了阎真权力研究的空前深度。当然,在一百年前就有英国艾克顿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精彩论断,但远远没有阎真的论说这样具体和鲜活,这样精微和全面。”^[20]雷达也称赞小说“特别是对官本位文化的实际威力及其渗透程度,对权力崇拜的危害,可谓鞭辟入里。”^[30]

不过,对《沧浪之水》的权力叙事伦理,也有不少论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唐欣指出,《沧浪之水》的叙事“以一种相对主义的归罪逻辑,轻而易举地将道德主体自我内在的道德紧张感消解于无形。”“其叙事伦理除了抹平读者内在的道德诉求并指引其主体精神的迅速撤退外,我们再也找不出任何坚守的理由。”^[31]马航飞批评作品“在这种叙事基调中道德、价值的紧张感被抽空了,成了一张可以被无限次重写涂抹的羊皮纸,正如《沧浪之水》主人公池大为所说:‘这不是谁的过错,这是历史。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活着是唯一的真实,是唯一的价值。历史决定了我们是必然的庸人,别无选择。人们因此看清了真相,解放了自己,却抛开了良知,放弃了世界。’”^[32]武新军也指出《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对当代国民精神状态真挚而深刻的思考非常令人佩服,但他对池大为、刘跃进等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撤防,对其向权力机制和世俗社会投降的反复渲染,以及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感伤笔调,不合实际地把五四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消解于无形。作品好像要告诉我们在官场内洁身自好不合流同污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33]

概言之,近十年评论界对作为这一时期最为成

功的官场小说之一的《沧浪之水》进行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作为一部主题深刻、蕴含丰富的长篇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给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广阔的阐释空间,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空白与不足,比如对《沧浪之水》叙事艺术、语言艺术以及池大为以外的其他人物形象的研究都还相对匮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阎真. 为当代知识分子写心——《沧浪之水》写作随想[N]. 文艺报, 2001-12-11.
- [2] 阎真. 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J]. 理论与创作, 2004(1).
- [3] 齐成民. 当代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沧浪之水》读后[N]. 中国文化报, 2001-12-20.
- [4] 汤晨光. 士人精神的时代性陷落——论阎真《沧浪之水》[J]. 南方文坛, 2003(6).
- [5] 王莉绥. 当代知识分子的挽歌——《沧浪之水》重读[J]. 绥化学院学报, 2007(2).
- [6] 赵敏. 当代知识分子的“神曲”——读阎真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 中国保险报, 2002-05-31.
- [7] 邢小利. 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状况——读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 文艺争鸣, 2002(3).
- [8] 余三定. 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失去的悲剧——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 云梦学刊, 2003(2).
- [9] 雷达, 等.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笔谈《沧浪之水》[J]. 书屋, 2002(3).
- [10] 孟繁华. 承认的政治与尊严的危机——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读后[J]. 学习时报, 2002-06-17.
- [11] 钟友循. 《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 [12] 钟友循. 《沧浪之水》与湖湘地域风情[J].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
- [13] 钟友循. 《沧浪之水》与湖湘官文化[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 [14] 郑坚. 末代文人的“事业”成功史和精神颓败史——读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J]. 理论与创作, 2003(1).
- [15] 阎晶明. 比真实更重要的[J]. 作品与争鸣, 2002(3).

- [16] 谭桂林. 知识者精神的守望与自救——评《曾在天涯》与《沧浪之水》[J]. 文学评论, 2003(2).
- [17] 王海涛. 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歌——评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4).
- [18] 齐成民. 《沧浪之水》与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J]. 作品与争鸣, 2002(3).
- [19] 孙德喜. 拿什么拯救人文精神——读《沧浪之水》[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2(3).
- [20] 汤晨光. 论《沧浪之水》[J]. 文艺争鸣, 2007(2).
- [21] 杜兴, 黄忠顺. 从《沧浪之水》看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05(4).
- [22] 孙培云. 沉沦与超越——由《沧浪之水》引发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J]. 美与时代, 2004(1).
- [23] 钟友循. 试论《沧浪之水》及其接受效应[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 [24] 王吉鹏, 董毛毛. 池大为: 一个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孤独者”鲁迅因子——阎真小说人物塑造鲁迅因子试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 [25] 王金霞. 江湖寥廓, 何处安归——对《废都》和《沧浪之水》的互文解读[J]. 名作欣赏, 2008(5).
- [26] 李建军. 没有装进银盘的金橘——评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 小说评论, 2001(6).
- [27] 萧元. 池大为——中国的于连[J]. 作家杂志, 2008(6).
- [28] 吴轮, 明丽丽. 论当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坚守——从《曾在天涯》到《沧浪之水》的继承、反思和超越[J].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2).
- [29] 岳进. 视野下的别样人生——从福柯的权力论看《沧浪之水》[J]. 湖北职业及技术学院学报, 2008(1).
- [30] 雷达. 追问迷失的文化根因[N]. 河北日报, 2002-01-04.
- [31] 唐欣. 道德隐遁的浮世绘——近年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批判[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4).
- [32] 马航飞. 论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05(3).
- [33] 武新军. 新官场小说求疵[J]. 当代文坛, 2004(7).

责任编辑:卫华